



话 剧

雨花台下

顾尔鐔(执笔) 鲍明路 夏 阳編剧

话 剧

雨花台下

顾尔鐔(执笔) 鲍明路 夏阳编剧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35年，东北已经淪陷，日寇又要侵略华北。眼看国破家亡，誰不怒火燃烧。而国民党反动派不去抗日，却嘶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內”，要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們在雨花台下，枪杀了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可是，敌人企图用子弹和監獄来消灭革命，那是梦想。铁鐐再沉重，鎖不住共产党员的意志。在和敌人的斗争中，他們有的是阶级的友爱，革命的忠誠，胜利的信心。他們在党的领导下，把紅旗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心脏。

話 劇 雨 花 台 下

顾尔鐔等編劇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2 5/9 插 3 字数 48,000

一九六三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三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 印数 1—8,500

人 物 表

- 林大娘 五十多岁，工人家属，赤色群众。
- 虞小兰 十五岁，烈士家属。
- 杨守琴 二十一岁，东北流亡青年。
- 金长存 二十一岁，东北流亡青年，杨守琴的未婚夫。
- 张 楚 四十多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处长。
- 宗国华 近四十岁，中共南京地区负责人之一。
- 林德和 五十多岁，老工人，地下党员。
- 邱 萍 三十岁，国民党警备司令太太。
- 邱葆琳 二十一岁，大学生，后为地下党员。
- 何范钟 四十岁，国民党警备司令。
- 郭利文 三十岁，共产党员，宗国华的妻子。
- 邱鸣新 四十一、二岁，律师，教授。
- 潘顺江 二十八、九岁，大学讲师，后叛变。
- 虞老头 六十多岁，烈士，小兰的父亲。
- 朱登元 四十多岁，牢头禁子。
- 刘光军 五十岁，国民党警备副司令。
- 陈政如 五十多岁，国民党法官。
- 难友甲 三十多岁，工人，党员。

难友乙 五十多岁，学者。

难友丙 十八、九岁，学生。

监狱长。

牢头禁子。

看守兵。

群众若干。

宪兵若干。

第 一 幕

1935年暮春。

荒凉萧索的雨花台。

开幕时：舞台一角是林大娘和虞小兰并排摆着雨花石的摊子，偶然有两三个游客从这儿经过。

林大娘 小兰，你爸爸(用手指指头)好点了没有？

虞小兰 (忧愁地摇摇头)没有，整天不是哭，就是骂，喝起酒来没命。

林大娘 (从怀中拿出一把铜板)钱又用完了吧？

虞小兰 大娘，不能，不能老花你的钱。

林大娘 孩子家别学大人腔，拿着。

虞小兰 大娘……！

林大娘 啾！

虞小兰 人家都远远避着我们，说我们是“土匪”的家属，你可一点也不嫌弃我们。

林大娘 孩子，别这样说。这世道坏是坏，好人还是有啊！那些一时懵懂的人，慢慢儿都会明白过来的，要怨只能怨那些当道的。人放得灵巧点儿，仇总

是要报的！

虞小兰 大娘，人家说我哥哥是共产党，到底什么叫共产党？

林大娘 这……我也说不上，你年纪还小，总有一天你会知道会看到的。

〔远处传来一阵囚车汽笛的鸣叫，几个游人慌忙离去。林大娘、虞小兰也仓促地收摊子，张楚领着一群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了过来，撞翻摊子，水盆倾复，水碗打碎，鲜艳的雨花石撒满一地。几个反绑双手的男、女青年被宪兵押着，意态轩昂地走上雨花台山坡。〕

金长存 〔从内奔出，向被押解的犯人那边猛扑过去，力竭声嘶地〕她没有罪，她没有罪，她没有罪啊！

〔宪兵将金长存拦住，推倒在地。〕

〔群众几人上，围观。〕

杨守琴 〔猛听到金长存的吼声，微微一震，回头看到金长存，内心不由一痛，但很快地抑制下去〕长存，不要哭，眼泪换不到魔鬼的同情，我们本来就没有罪，并且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是一群热血的青年。如果说，我们也有错误的话，那就是不该错把南京认做了祖国的首都，从淪陷的东北，万里迢迢来向国民党要求抗日；如果说，我们也有悔恨的话，那就是，只恨没有能把这满腔热血洒在抗日

的疆场……。”

张 楚 不准说了，押下去！

杨守琴 (回过头来) 不要为我的死难过，只要今后你能战斗地活着，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宪兵押杨守琴下。

金长存 (再次向刑场的方向扑去) 守琴！守琴！守琴……！

[最后的一个宪兵用枪托将金长存捣晕在地上。林大娘、虞小兰及群众若干人向晕倒的金长存围拢过去。

林大娘 (将金长存扶起) 水，小兰给弄点水。

[虞小兰给弄来了水，林大娘用热手巾敷在金长存的额上。

金长存 守琴……！(一看周围的人，不由痛楚地哭泣起来) 诸位，她没有罪，她冤枉呀！

林大娘 她是你的什么人？你就这样给她送行，不能硬气点儿吗？

金长存 她叫杨守琴，是我的未婚妻。大娘，我们都是关外来的，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杀害我们的同胞，烧毁我们的房屋，奸淫我们的妇女，残害我们的儿童，逼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多少人家流落他乡……唉！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诸位，我们当了亡国奴了！我们受不了这口气，好不容易逃出了鬼子的魔掌，来到了关内。——我们是投奔祖国、投奔亲人的，我们请求政府派兵去

打鬼子，可是竟落得这样的下场！諸位，哪儿有
天理，哪儿有公道啊！

〔刑场那边传来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卖国
政府！共产党万岁！

〔紧接着响过了一陣枪声。

金长存 啊！

〔全场寂靜，一个个泪水盈眶。

群众中一人 这是什么世界，这过的什么日子呀！

〔张楚領着宪兵耀武扬威地上。

金长存 （从地上一跃而起，冲着张楚高声大呼）打倒 国民党 卖国
政府！

张 楚 （冷笑一声）哼！带走！

〔两个宪兵抓起了金长存；群众上前阻拦，被赶散。

林大娘 你們凭……凭什么抓人？

一个宪兵 （打了林大娘一枪托）他媽的！

〔宪兵拖金长存下，金长存大喊大叫：“你們讲理不讲理？你們是
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金长存终于被一个宪兵用布团塞住了嘴
拖下。在场的人一个个怒在心头，他們无声的抗议，无声的哭
泣。靜场。舞台上的人有如齷象，墜立不动。

虞小兰 （忍不住哭出声来，扑伏在林大娘的身上）大娘！

虞老头 （从舞台一角上，醉醺醺地用凄涼的調子嘶哑地叫喊着）孩
子，救救孩子吧！（踉蹌欲倒）

虞小兰 爹！（赶上前去扶住老人下）

〔群众黯然而下，舞台上只剩下林大娘一人满腔怒火地凝视着押走金长存的方向。这时，从暗地走出一个人来，走近林大娘。〕

宗国华 大娘，有雨花石卖吗？

林大娘 （愕然地）什么？这时候……（忽然醒悟过来）啊，你，你要什么样的？

宗国华 我要挑最好的，这儿有个样子。

林大娘 有，有！

—— 暗 转 ——

林德和家。雨花台山坡下的一所茅草房子里。

灯光亮时，林德和紧握住宗国华的双手。

林德和 （两眼里闪动着愉快的泪花）……为了找党，我跑过多少地方，东到上海，西到武汉，南到广州，北到徐海，唉，失去了党的关系就象连心都丢了。这可好了，我可又找到亲娘了！

〔林大娘送来了茶壶茶杯。〕

林德和 你看，我只顾了说话……。

宗国华 老嫂子，别忙了，我到了这儿，也就是到了家了！

林大娘 没什么忙的。你知道，我家老林啊，为了找党，就象和尚游方似的成年累月地在外边转悠，这下可好了，他的心安了，我的心也安了。

林德和 (笑着, 眼里又閃出了泪花)好了, 你別啼咕了, 外边看着点儿吧, 咱哥俩还要好好聊聊呢!

林大娘 哦! (用衣襟擦着因激动、兴奋而溢在眼角的泪水, 开门走了出去, 出去后谨慎地将门反带起来)

林德和 (端起一杯茶給宗国华)真想不到还是你来领导我們。郭利文同志一起来了嗎? 她好嗎?

宗国华 她……被捕了!

林德和 嗨! 我真是沉不住气了! 老宗, 咱們得还手啊!

宗国华 ……还是先谈谈你这儿的情况吧。

林德和 你叫我说什么呢? 利文同志的被捕不就说明了很多問題了嗎? 同志, 这一陣来我們呆在白区的日子不好过啊! 眼看着敌人发疯似的天天抓, 日日杀, 連十来岁的学生他們都放不过。今天, 就是刚才, 想必你也看到了……, 不又是一件! (拉宗国华走到窗前去, 指着窗外的荒山)你来看, 这就是雨花台, 这些时来我就住在这个鬼地方! 可是, 我不能离开这儿, 我要在这儿接上关系; 再说也不忍离开这儿, 我是认定这杯苦酒喝的。

[这时, 从窗外荒山坳里传来了虞老头凄惨的声音: 救救孩子吧! 救救孩子吧!]

林德和 这个老头姓虞, 两个儿子都給杀在这儿, 他老伴也急的吐血死了, 从此他就带着他的小女儿, 一

个叫小兰儿的姑娘在这荒山坳里住下了，一天到晚不是哭，就是罵……。老宗，这种日子过的……，别说是共产党员，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憋不住呀！

宗国华

（站在窗前凝立片刻，关上窗户，双手扶着激动中的林德和，将他按在桌前坐下）林德和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可以说这也是我的心情。这些年来，差不多每一个革命者都有一段痛楚的经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许多战友在我的身边倒下去，包括利文的被捕，我能不痛心嗎？这些都不必说它！就是现在，我們交谈在这雨花台的脚下，能沒有感触？能不激动嗎？可是老林，我們毕竟不是普通的人哪！别人憋不住的，我們得憋住；别人受不了的，我們得受下。这不是因为我們沒有感情，恰恰相反，共产党人的感情是最丰富的。問題在于我們的感情不是属于个人的，它应当集中地反映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高利益上！

林德和

我明白。不过老宗，我們总得战斗啊！我們不能伸着脖子任人家去……。唉！

宗国华

对，要战斗，并且不能有一刻停止战斗！可是，我們得想一想，这些年来，虽然我們党在許多地区

和許多方面的实际工作中获得了 很大的 成績，然而在白区工作中的牺牲却是十分惨重的。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失败了，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挫折，这为什么呢？不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不吸取我們过去工作中的教訓，只顾一个劲儿的战斗下去，那后果又会怎么样呢？

林德和 对这些問題我不是沒有想过，对那种盲目硬拚不顾一切的做法，也早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可是，我站不高看不远，再加离开了组织，就更辨不清方向了，现在可好了，請你指示吧！

宗国华 这些年来，在白区，在城市，我們的工作受到了极大損失，客观上固然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叛徒的白色恐怖，然而主要的还是由于我們主观上的錯誤，那就是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錯誤。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者不懂得积蓄力量的重要，不懂得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們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不懂得把合法斗争与隐蔽斗争结合起来。举个例子来说吧，这些同志一方面把許多个象今天白天发生的那么活生生、那么血淋淋、那么足以激发任何一个普通人憤怒的事件丢在一边，一方面却孤立地去组织紀念节日的示威、暴动，結果怎么样呢？孤立和暴露

了自己，脫离了实际，脫离了群众，有利了敌人。目前的形势是：东北丢了，华北的脖子——北平、天津已经被帝国主义招住了，我国正在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完全殖民地的地位，现在举国上下大多数人关心的問題是什么呢？除了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甚至从前是动摇、反革命的，现在也都关心起民族的命运来了。因此，我們的斗争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当前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用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结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力量，开展神圣的抗日民族战争，去战胜帝国主义以及他們在中国的走狗。

[这时窗外又传来了虞老头凄惨的叫声：救救孩子啊！]

林德和 救孩子，救中国！

宗国华 对，救孩子，救中国！南京是白色恐怖统治的中心，困难不小，但是我們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一定能把紅旗插在敌人的心脏！

幕 急 下

第 二 幕

何范钟家的一間內客室，右边有一扇通向外室的門。背景是一排法國式的長窗，長窗外邊是一條走廊，走廊下面是一片草坪。室內陳設講究，布局色彩非常調和，壁上有名貴的油畫，案頭上有精致的小雕塑，從各方面看來，純然是一種歐洲貴族的气派。唯一可以看出這家主人身份的，是左邊牆壁上挂着的——幅四尺長的放大相片，坐着的是穿袍子馬褂的蔣介石，後邊立正站着的是穿軍服的何范钟。

開幕時，何范钟的太太邱萍在鋼琴上聚精會神地彈着一支貝多芬的曲子。張楚瞋着眼睛搖頭晃腦地在一邊打着拍子，邱葆琳悶悶地站在長窗前，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的草坪。

〔一曲終了，張楚鼓掌。

邱 萍 （象一個演奏家似的穩重地从座位上立了起來，有禮貌地向張楚點了點頭）歇了些時不彈，手指頭就發硬了，彈不好。（對邱葆琳）來，葆琳，你也來彈一曲。

邱葆琳 不，姑媽，我不想彈。

張 楚 夫人彈得真是好極了。不怕夫人見笑，這玩意兒兄弟雖是不大在行，可聽起來還真比西皮二簧過癮，味儿濃啊！比起外面流行的那些什麼

毛毛雨、桃花江来就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那些曲子简直不成话，什么美人窝啊，我爱你啊！我就不喜欢。

邱葆琳 (冷笑一声)

张 楚 (发窘地) 兄弟为了职务需要，有时候虽然不免要在歌舞场中走走，可是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下令禁止这些靡漫小调，兄弟是由衷地拥护。

邱 萍 那些曲子虽说庸俗，不过给小市民听听也未尝不可，下令禁止好象没有必要。

张 楚 (忌諱地) 夫人……！

邱 萍 还有，密司脱张，你说，实行新生活运动为什么要提倡穿袍子馬褂呢？这不是复古嗎？一些外国朋友在当笑话呢。

张 楚 (没想到这话竟会出自司令太太之口) 这个……，夫人，这可是委员长一片爱国的苦心哪！委员长说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新生活运动的宗旨，就是讲究个国本。衣食住行，衣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此这袍子馬褂又是国本之国本……。

邱 萍 (不由纵声大笑起来) 那密司脱张对委员长夫妇信奉耶稣又有什么看法呢？

张 楚 (惊訝而发窘地) 这……，夫人您……。 (立即机变而有)

礼貌地) 夫人的性格真是豪爽,据张楚愚见,这耶稣据说是古罗马的人,也就是现在的意大利,这意大利的首相墨索里尼却是委员长所崇敬的人物哪。还有,您刚才弹的那个曲子,据说这个作曲子的贝多芬是个德国人,您知道,德国元首希特勒也是委座所崇敬的世界第一流的巨人哪!德国的希特勒,意国的墨索里尼,再加上我们中国的国本,这就成了我中华民国的灵魂,这也就是委座的伟大的创造!

邱葆琳 (冷然地) 张先生还忘了,蒋委员长还有很多德政和创举呢!

张 楚 对对对,愿闻,愿闻。

邱葆琳 奉送东北给日本人,还准备让华北自治……。

张 楚 这……。

邱 萍 (喝止地) 葆琳!

邱葆琳 凡言抗日者就是危害民国,妨碍邦交,格杀勿论……。

邱 萍 葆琳,住口! 密司脱张,请你原谅。

张 楚 没有关系,青年人火气大。不过葆琳小姐,兄弟究竟痴长几岁年纪,如果你不嫌我倚老卖老的话,可有一言忠告:这儿可是司令的公馆,当着小姐脾气要要还没有多大关系,在外边还是谨